

商學小叢書

易 貿

班 恩 著
陳 長 津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廿

商學小叢書

易 賀

班 恩 著

陳 長 津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商學小叢書 貿易一冊

(二〇〇八八)

Trade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 Ernest J. P. Renn

譯者 陳長津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權翻 ***
*** 所有必究 ***

(本書校對者陳秉全)

一六七〇上

貿易

第一章 貿易的複雜情形

歷來關於貿易工業及商業上之書籍，已經是有許多。不過我們對於生產上如何組織，同財富的如何造成，這幾種問題底知識，還是非常有限。可是，各種著述，無論是筆記的，或是口傳的，都可以增進知識學業，這一點也是應當記得。貿易和工業這些問題，一向為政治家同經濟家所歡喜討論的。政治家所注意的幾點，都是本問題所附屬或聯帶的論點，如工作時間，工作情形，工資問題，及賦稅關稅等等。經濟學者根據前人所研究的，從原始時代——貿易商業還未發展，和人類生存能力還是疑問的那個時候——來討論各種問題，漸漸地從實際上移到做理論上的研究。但是理論上研究，是缺少普遍性的。譬如地租論 (Theory of Rent) 或最後效用論 (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 縱然有最明瞭最完備的解釋；還是不能夠讓一般普通民衆，對於貿易上情形，得有相當的認識，和對於人類底生存，得有充分之了解。至於一般商賈，他們自己對於貿易上的知識，也是很有限的。這句話在表面上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不過在事實上並不是一種變常的現象。因爲一個商賈，到他事業成就的時候，對他所經營底事業的詳情，必是精練熟巧。這事業的詳情，雖然不過是貿易中的一個小部分；可是也很複雜繁難，常常地需要那商賈的全部精力去領會。所以一般商賈，常用他一生的光陰去應付他所經營的一部分貿易底詳情。而對於貿易的全部，都沒有研究的機會。拿商賈們的全體而論，他們所知道的，全是局部上的問題。至於貿易廣義上的知識，是很淺薄的。這種一般商賈們所自認的缺點，正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所願意去研究彌補的。

著者並不敢說這本書能夠讓讀者對於貿易得有充分的認識。不過，若是讀者看完這本書後，能夠了解到貿易分門別類之繁瑣和複雜的情形，並能夠以後對於貿易一門，比一般常人有較大的底信仰和謙遜的態度，那麼讀者所費用的時間同金錢，可以說沒有白花了！針是商業中一件極小的東西。可是用一百萬字也說不完牠的歷史同故事。新聞紙是現在製造界中分配最普遍最廣衍

的製造品。關於新聞紙的材料，可以堆滿了一個整個的圖書館。但是在倫敦福利街（Fleet Street）新聞紙中心地方過生活的一般人，對於新聞紙一門，可以說還是莫明其妙。著者生來所聽到的千百個演講的經驗中，覺得一個蘇格蘭商人所講關於微小的鯡魚一段二十分鐘的小演詞，是一個最感到興趣的。這位商人講的是他的祖父，父親和他自己，在蘇格蘭海岸上創辦經營捕鯡漁業的故事，他的演講讓一般聽衆覺得他三代的光陰用在這個微小的捕鯡漁業上是很滿意並值得的。並且覺得這一個小小的事業，雖然費了三代的光陰，實在還有研究和注意的必要。現在一般委員會的報告，和新聞家的評論，好像能夠把貿易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的所有知識，全告訴我們。其實這些著述，都是缺乏意識的。還不如對於某部分研究一生的知識來得有價值。所以我們應當用謙遜的態度，和研究學術的精神，把貿易一門包括起來，同科學、藝術、或文學一樣。並且應當承認研究貿易是同研究別種學問一樣，是沒有底止和限制的。

經濟學者對於我們用貿易二個字來包括許多論題，一定要發生爭論的。因為他們是要分門別類，如工業、商業、銀行、企業等等。著者把這許多論題包括起來，固然是很不合於科學化，不過也是

經過慎重考慮而決定的。經濟學專門學者們，對於供給人類需要底各種程序，當然可以精細地分析一下。至於普通讀者，要是本着他們對於工資、泉幣、或生產局部上時有限知識，來在貿易全部上構成什麼意見，那是不適宜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著者並不敢希望說，一般讀者，讀完了這卷書，對貿易這個問題，比以前準能增多了不少的知識和了解。不過讀者若是能夠忍耐着去讀完了這本書，便可覺得著者並不是想把一切貿易的知識，教導給讀者們。不過是大家討論一下，同幾個人在聚餐時的共同談話，或是同在政治會社中的一個十幾分鐘的小演詞一樣。若是一般讀者在讀完了以後，能感覺到貿易一門實在比恩斯坦的比較論，還要複雜繁難，著者便覺得很滿意底。讀者們應該知道，雖然我們對於一切問題，要鼓勵興趣去研究；可是在我們知識以外達不到的問題，不應當自欺欺人，好像是明白認識和完全了解，那就是著者的目的和希望。

倘若我們人類都是真正的雷帕提 (Robots)，大家穿一樣的衣服鞋帽，大家食一樣的食品，那麼貿易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可是這樣不過是一種生存的狀態，不能說是人類底生活。貿易是

要去找出來人類中所有的特性，每人的特殊個性，而努力地去供給這些特性和去滿足每個慾望。我們普通所用的鎚，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譬喻。亞當斯密（Adam Smith）是我們所假定的鎚的發明家。從那個時候起，我們都以爲鎚是一件人類最單純的用具。不過若是我們花十分鐘的時間到蒲特克區（Black Country）地方的製鎚工廠裏面去參觀；我們一定大開眼界，立刻就要覺得鎚雖然是普通的工具，可也並不是像我們理想中那麼單純。在蘭卡區（Lancashire）地方所用的鎚，到康維奧（Cornwall）地方就沒有用處。南非洲所用的鎚，無論挪到什麼地方，全是賣不掉的。在這最單純的物具——鎚——的裏面，還有幾千種的模型圖樣。每種模型圖樣，都是經過精細的研究，製造出來，去供給各地方底需要。因爲各處的用鎚方法，氣候，收穫的物品，人民的體質，工作的習慣，和其他等等，各不相同；所以鎚也就有了許多不同的模型和圖樣。

貿易可以說從人類開化的時候，就開始存在了。所以他的歷史，比基督教還要悠遠了好幾倍。從另一方面說起來，貿易的歷史，也可以說也很短的。牠是一件很新的事業。因爲像今天我們貿易的方法及其情形，在兩世紀以前，簡直還沒有見過哩。

五千年前，中國黃帝的元妃嫫祖——紀元前二六九七——二五九九——是假定的第一個育蠶家。黃帝是第一個去研究治繭藝術的。所以絲的貿易，可以說有五千年長久的歷史了。可是這個對於我們都沒有密切關係。一直到了本世紀的時候，差不多有五十個的原因，聯合起來；所以在我們每人的藏衣櫥中，纔有一部分絲放在裏面。拿絲做個譬喻，我們就可以曉得貿易在這最後底幾世代中進化發展的迅速，和我們追溯貿易發育程序的困難。一位女太太在火車上丟了一個手提箱，可以從鐵路公司收到一種普通物件的賠償。鐵路公司能夠賠償給她法蘭絨或是硬料衣服的價值，而不承認給她絲襪，或縐紗衣服的價值。因為法律上把絲織品是列在貴重物類內，同金鋼鑽、金和其他貴重物品一樣。那些物件，應當特別聲明。牠的賠償也是照一種特別的價值。

從黃帝的時候，一直到十八世紀的初葉，貿易和商業的發育程度，是很平穩的。以後因為各種發明，一天一天地增多；並且人類的旅行的興趣和習慣，也因為交通便利，慢慢地增加起來；所以我們也能夠同距離很遠的地方，互相交換着一切出產品。而交換的物件，也一天比一天繁多。這個同遠方交換奢侈品的現象，可以說是近幾世紀來貿易中的唯一真正的進步。現在任何鄉村裏的磨

粉匠或木匠，他們事業的經營，和幾千年前的比較一下，簡直還是沒有什麼差異同變遷。愛迪生在一七一一年曾經說道：

「我們船上裝載着各地方的收穫品。我們桌上貯放着有香味的食品、油、酒等等。我們房裏是安排着中國的金字塔，並且用日本的工藝來裝飾。我們早上的一切飲食物料，是從地球上最遠的地方來的。我們用美洲的藥品來治療我們的身體，而用印度的帳蓋來作我們休息的處所。

「法國的葡萄園，是我們的林園。香味島（Spice Islands）是我們的花壇。波斯人是我們的織匠。中國人是我們的陶工。宇宙不過供給我們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交易纔能夠給我們所有有效用的物件，並且讓我們得着各種適用有益和美觀的享受。從這些理由說起來，一個社會最有利團體，要數那些商賈們了。商賈們能夠讓人類互相親善；交換一切思想感情；把宇宙所賦給我們人類的才能物質，分配到各地方去；並且讓貧窮的人，得到工作；讓富裕人，增加財富；最後還能夠讓偉大人物們愈顯着高貴壯麗！」

愛迪生這一段所說的貿易，在原素上同今天我們所知道的貿易，大不相同。而同五千年前的

貿易底差異點，比較上還沒有這許多。他所講的，不過是用幾種原料品，來交換許多製造成就的奢侈品。在愛氏那個時候的一般人氏，能夠真正享受着接觸着這些物件的，一百人中間還不敢說是有了一個人。有一部分人，不過是在這交易程序中做一種過渡工具，像信差，脚夫，或工人等等。若把貿易和商業生產分配這種大題目來做廣義上的研究；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記錄一個社會上最普通最尋常的人底日常普通生活情形，並考察這生活同貿易所發生的關係。我們可以拿一個銀行裏僱員來做現在大多數人類生活的標準。因為他的生活，是可以代表一般靠工作餬口人們的生活。現在試將一個銀行裏僱員底日常生活情形簡單地敘述一下。

早上醒了以後，他是躺在一個有彈簧的牀上，鋪着毛氈的褥子，蓋着棉絮的被。他的頭是靠着鳥羽的枕頭上。他從牀上走下來，站在一塊地毯上，看看他錶上的時刻，從煤氣爐上，拿蒸沸的熱水或熱茶喝了一杯，就去盥洗漱牙。在五分鐘時間之內，把衣服穿戴好，到下邊來喫早餐。他一面幻想着，一面喝咖啡或可可或紅茶，另外喫一點果醬，也許還落些在檯布上。他穿上一件雨衣，一隻手拿着傘，一隻手拿着手套，出門往城市去。在路上他買了一份報紙，煙捲和洋火等等。他坐了火車電車

或大馬車，到他辦公的地方，開始他日常的工作。這些工作，在二百年前簡直就沒有想到。到晚上回家的時候，他喫一塊果醬或巧格力，喝一杯茶，並食一點冷肉。這就是他的晚餐。晚餐以後，他也許坐在草地上去玩賞園中的玫瑰花。然後脫下他的大皮靴，他讀一會小說，或是關一會紙牌。在睡覺以前，他也許寫一封信給他的朋友，訂約在星期日坐車游玩。寫完了以後，他脫去衣服，換上睡衣，把臥室的窗子開好了，閉熄了房中的燈火，到他的黑甜鄉裏去了。他一天的生活，也就宣告結束了。

把這一段簡單的生活故事仔細研究一下，那裏面的思想，行為以及物件，在二百年前，簡直就沒有發生，存在和讓人想到之可能。當然的，在二百年前那個時候，根本上就沒有銀行裏僱員這種人員的需要。不但說銀行僱員這種位置，是貿易所產生出來；就是他所做所想和所接觸的每種事情，沒有一件不是貿易所產生出來的。他的生活情形，都是貿易所製成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貿易，人類生活就沒有存在之可能。雖然人口問題是一個極專門的研究，我們現在還談不到。不過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這幾千年來，世界上的人口，比較上都是沒有什麼很大的變遷和增減。可是從近代的貿易開始運用以後，人口的增加，便日增月盛了。從這幾點看起來，我們又可以說，就是我們

現在讀或寫這段書，也全是因為貿易的關係，纔這樣做。要不然，我們也不會去讀他或寫牠的。

貿易既然把世界上人口增加；所以這是貿易將來的責任去供給世界上一切最好的物件，讓這般人類去享受。這個發展的可能性，是非常廣大的。牠的機會也是沒有限制的。譬如現在英倫三島上每個男子婦人和兒童，每天來一個熱水浴；這些設備的工作，用貿易的意義來計算，可以說同批定價值一萬萬磅的貨物相等。這一個事業，不要說全球，單就西半球來講；在貿易上，就是給製造浴盆和熱水設備的一切商賈們一個永遠的職業。這不過是千萬種的貿易發展可能性中之一個小小的例證，好像一個海洋中的一滴水一樣。再說現在人類的需要性，日新月異。各種物質上享受底需要，不曉得有多少須要依賴着貿易來滿足並供給。所以我們不難去想像出來，貿易發展底可能性，是多麼廣大，是如何沒有界限。我們每個人都想常常地換一件新衣服，多置一點器具，多換幾樣新鮮的食料，多來幾次游玩和尋樂，多看幾本書籍，多消用一點光亮和熱力。凡一切可以讓我們生活上愉快的，我們都想多享受一點。為滿足我們這些慾望，人類全體都得去工作。就是利用最有效率的機器來幫助，我們的工作，還要繼續着到幾世代以後哩。從一個需要，發生了旁的需要；從一

個慾望，發生了旁的慾望。那新的要求一天比一天增多。去供給和去滿足這些要求，也是沒有停止的時候。若是我們的心理照着常軌走，在事實上，總是先有了要求，然後纔有供給的存在。歷史上的記載，對於這個問題，不能夠給我們充量的幫助。現在有一種新的歷史探索和考查的方法，已經開始工作。我們希望從這種新方法，一般專門家一定可以很詳細地供給我們點先前人類普通生活的情形。政治家們在實際上引導我們，讓我們相信這些貿易和商業是阻礙人類進化的。因為這個錯誤觀念的結果，所以纔發生了「原始簡單生活」的主義，（“Simple Life” Cult）。不過近來有一個對向的運動，這個運動在幾個相當的領袖奮鬥中，去更正那普通錯誤的觀念。像別而女士（Miss M. C. Buer）所著的「工業革命初葉中衛生，財富及人口底情形」（Health, Wealth, and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這一類書，我們希望在將來能夠日見增多。古樂格同撫阿克（Cilag and Walker）在「歷史上的家庭生活」（Home Life in History）這本書裏面，竭力地解釋說明過去人類生活的實在情形。不過他們努力的結果，僅能告訴我們點從前社會領袖們的生活經過。他們對於藝術，各種運動，聚會以及爭鬭等等狀況，供

給了不少的材料。關於從撒克遜時代以後貴族階級的日常生活，也有很詳細的記載。那本書的讀者們，一定會得到一種感想和印象；就是在工業革命以前，英倫三島的幾十萬人民中，大部分都是從事在庖廚及馬廐中的卑賤工作，或在國內工業中，過那窮苦乏味的的生活。古樂格同撫阿克也會明白地告訴我們說，貿易和工業的發展，常常要受人類心理上的反抗和阻礙。二、三百年前的上流社會人物，像紳士或教士們，同今天鄉村間普通婦女們的眼光，是一樣的淺近。他們要是見着馬廐中的童役，因為貿易發展而能夠戴着氈帽，他們對於那貿易的發展，就要覺得憤恨而不表同情。像今天鄉村婦女們見着一般僕役們穿着絲襪，拿着華美的手提包，覺得憤恨是一樣的。這是我們人類的心理。若是貿易發展的結果，能夠讓我們卑下的人，享受着同我們比較類似的生活，我們就不會願意貿易去發展了。

兩世紀以前，我們的貿易，不過是交換着幾種極簡單的原料品；或是像愛迪生所描寫的幾樣製造就的奢侈品。那時候的人，對於自己一大部分物質上的需要和慾望，都是自己去供給，自己去滿足，毋須乎依靠他人。那自助的能力，遠超過現在的我們。魯濱孫 (Robinson Crusoe) 飄流在一

個荒島上，不過有一個佛來地 (Man Friday) 相幫助他，差不多使能夠享受着他平常在家鄉裏的普通生活。比克里刺登 (Admirable Crichton) 同他的六個受過文化的助手們的成績還要好些。我們可以知道，以前的人類，對自己個人所需用的物件，自己都能夠供給。一個人在從前時候要是一生有三四個藏衣櫥那些衣服，已經算是很富裕的。可是現在我們穿壞了一件衣服的時間，也許比製造那衣服所費的時間還要短促。這個就是貿易，就是財富，就是像亞當斯密 (Adam Smith) 所說的「人民豐裕的生計」。這個是包括物質，並不是指金錢。我們現在都以爲人類的奮鬥和競爭，全是爲着金錢。又以爲我們的財富，是用銀行裏存款來表示的。這些觀念都是錯誤的。因爲我們平常地都很少——簡直可以說沒有——從這些事情的根本上去着想，普通的觀念，都以爲商賈們最主要的行爲，是從價值低賤的市場去購買貨物，再到價值高昂的市場中去銷賣。許多的例子，可以找出來去證明這個理論。可是從全部的企業和貿易上着想，這種見解，並不見得是十分準確。因爲在真正的事實上，一般商賈們所從事經營的事業，是去減少一個市場上的剩餘量，同時去救濟另一市場的不足或缺乏。若是我們慎重地去考究買賣的意義，我們一定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買賣是各種貨物的分配。因為買賣的結果，是把此一個地方的貨物，挪動和遷移到別的地方去。至於金錢和買賣的關係，南非洲的梅樹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例子。假定梅樹在南非洲農園上的價值，是每磅半便士。可是在倫敦可朋園（Covent Garden）去買，每磅的價值是六便士。從這個差異，我們就可以明白剩餘和缺乏的關係和比較。在南非洲梅樹值半便士一磅的價格，是過於微薄。到了倫敦，除了花得起用六便士去買一磅的梅樹的人們，其餘都是不能得到這種享受。兩方面全有困難不滿的狀況。這種情形，就有商賈們可以值得注意的地方。若是商賈們能夠很經濟底解決了運輸的問題，把梅樹從南非洲的農園運到倫敦的市場裏來。那麼在南非洲方面梅樹的價格一定可以增高，而同時倫敦方面梅樹的價值也可以低落。南非洲方面的生產者和倫敦方面的消耗者，都要得着了利益。他們對於貿易所給予這種困難狀況的救濟，一定是頌揚不置。這個南非洲梅樹的比喻，給我們一個很好例子去運用「盈利的規式」（Profit System），並指示這規式所增加給予消耗者的福利。

幾年以前，梅樹在倫敦還是分列在一般不屬時令的果類中。所以富貴人家和奢華人家，都情